



蘭亭續考

俞松集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王逸少歿垂二百七十年、而所書脩禊敍、自人間復歸御府、又近二百七十年、而自昭陵復出人閒、後百三十餘年、而定武石本始傳於世、又後六十餘年、而石歸天上、又後二十年、而復失於維揚、自是百餘年閒、士夫所藏、眞贗相雜矣、惟嘉禾俞壽翁以酷好精識之故、家有此帖數十、多渡江以前、中山摹拓之舊、因次第其所藏與所見、粹爲一編、以續桑氏之考、抑可謂太清而不俗矣、余嘗怪昔之善書者、如漢之蔡中郎、唐之顏魯公、率爲人忌嫉、不得其死、而本朝坡谷二公、亦流離困躓於嶺海之外、絕藝之足以累人如此、彼右軍者、顧乃生都顯名、衆所歆慕、誓墓辭官、卒以樂死、雖與元司馬竝世、而不與達空函者同科、遺墨流傳、復無蘇黃禁錮燔削之禍、歷十二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愛重、所遭乃爾、絕藝果足以累人哉、然文皇所儲丈二之軸、至三千六百紙、而更六百年、復古殿中所存、纔兩行耳、今僂馭上賓五十六載、所存兩行、又不知其安在、則右軍眞跡、遂絕於世矣、雖他帖之傳、尙十百、然皆不得與蘭亭比、矧臨摹刻畫、大抵失真、則壽翁於此寶藏、折衷以示後人、亦志據依游之一助、未可以玩物而疵之也、披攬再三、遂復題其卷首、淳祐壬寅、小寒節後五日、蜀人李心傳序。

蘭亭續考卷一

宋 吳山俞 松集

繭紙鼠鬚、真蹟、不復可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無不滿人意。此帖所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高皇賜鄭謚本、有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書之寶。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世傳太史箴、大雅吟、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記、皆逸少奇蹟。而太史箴、大雅吟、不復傳。黃庭雖有本、然殊不類。似後世依放而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完正、精勁絕出。此本藏於毘陵高氏。云始得之石城、已亡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卽其真也。其後或見其石者、以爲元玉。高氏子弟以火試之。今將破爲數段石。蓋楚石堅瑩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幸、有如此者、亦可嗟也。蘭亭記、傳者尤多。行草不一。竟未見其正本。嘉祐中、侍官陳留、得集賢胡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不相類。而字勢奇絕、非後人所能爲。然予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治平乙巳、予歸毘陵、又獲瑯琊模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藏悉同。其後有永陽守杜符卿題云、蘭亭記、自永嘉之亂而亡其石刻。今存於定武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祕。而今無能見之者。惟府帥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於是予乃知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真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模非良工、僅存梗槩、而失其精神遠矣。聊識而藏之。然不知異日果能得李氏正本否。四月壬辰、南陽子厚題於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永嘉之亂亡其石、而張彥遠書斷云、右軍脩禊事時、三十三歲、揮毫製敘、於時寶之、貞觀中入於內府、文皇帝令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以玉匣盛貯、隨葬於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惠帝、惠帝蒙塵、辛未歲、至穆帝永和癸丑歲、相去四十二年、豈非傳之誤耶、因誌於此、用祛羣惑耳、治平乙巳、中元日、閑閑堂記。

右魯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閒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東坡跋官本法帖。

蘭亭敘世間本極多、惟定本者最佳、且有東坡先生跋證、可爲雙寶、張氏其珍藏之、辛未孟春中休日、賀方回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有、賞歎無已、元祐辛未仲春十八日、田晝、楊書思、趙滂、

始鄒正言、浩赴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友爲

誰、田晝是也、蘭亭佳無說、蘇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繇田君求楊趙、又從可知也、淳祐四年夏至日、長樂潘枋。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劉郎無物可縈心、沈迷蠶縑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謾眼、猗嗟斯人今實渺、我欲從之官

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踞閱墨皇三復返。

右米元章題劉涇所收唐絹本。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敍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爲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尙有異形終可祕。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說紛紛那有是。

右米元章題永徽中撫本。

予爲兒童。侍先君旁。嘗聞與客論蘭亭詩敍。惟取定武本爲最真。予初不悟此說。今老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亭詩敍。不可以水墨積習也。此軸迺侍郎王彥昭文房物。觀之使人健羨。是尤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啓題。

右李鳳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脩禊敍。愛之甚切。今觀此刻。宜在季孟之間。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吳說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嘗聞之於工部外郎薛伯常曰。蘭亭自唐太宗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爲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間。太宗本以歸薛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爲貴。道祖又留刊一石在使字。留刊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石。只定武自有

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閱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尙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龜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謹書。

右藏俞松家

王羲之蘭亭敘詩真蹟。唐貞觀中。御史蕭翼就會稽僧得之。詔內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遂良在定武。再撫於石。真蹟復入昭陵。世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本。當時印取已多。缺去會字。此石宣和閒。又歸內府。亦不復見矣。今古摹刻響榻。奚翅數十百。卒非識者眼中物。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羲之復書此敘。凡三十。終不類初。以是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可以學道。僑寓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真本。旅愁頓解。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謹識。

右本藏越僧處

王性之家蘭亭。云是唐人所臨。後有建中押尾。建中乃李西臺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皆是西臺法度。此帖爲西臺所模者。無復疑焉。陳長方齊之書於唯室之東雲巢。

右李西臺臨本藏俞松家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直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懶拙翁米元暉在行朝天慶殿東私居書航之北窗、跋致柔定武本、桑澤卿考中已載。

右藏俞松家。

昭陵一入見無從。鐫石猶將贗本供。八法典刑今在此，華山天外立三峯。不須苦恨厭家雞，自是鹽車後月題。弄筆數行書紙背，莫教人喚庾安西。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投。大似曹溪付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鈎。

吾友胡少明宮教，以王文正家所得蘭亭敍，惠其甥王立之。定武石刻屢經牧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樵楊失真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閩人陳長方齊之題於笠澤寓舍。

庚申二月，復借此本參訂程光祿滕康樞密家所得本。此石實與滕氏所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

右三詩三題並陳齊之筆。王沂公本、李秀巖有跋、藏俞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模本蘭亭敍。一是泗南山杜氏木刻者。一是周延雋家本。一是蘇中書家。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撫不失真處，決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為斲，血指汗顏，模書手未免有之。

右陳齊之評唐人模本。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次年移南陽、薛氏子暎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塘吳說傅朋題。

傅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凜然、紹興中、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沈虞卿題。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真刻無疑、沈虞卿再題。

蘭亭敍、唐書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尙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贗也、紹定癸巳、脩禊之月、舟過禾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真也、此軸本吳傅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

右一本六跋沈伯愬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敍、乃命馮承素、趙模、諸葛貞之流、鈎模以賜近侍、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今嗜古好奇君子、尙有祕傳、當日賜本、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物護持、斯爲萬世不朽之藏、廣宇閒石刻、莫可勝紀、悉以定武爲最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懶拙老人米元暉書。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昨兼見任職事、一日太上徽皇各賜蘭亭、石刻一本、其下御筆書云、康定二年進、尙是定州所貢、今觀是本、政與向來所賜同、今不易得、宜珍秘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騎省、雲來徐兢題。

定本蘭亭、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蓋故家所藏、米徐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僕因而識焉、幸矣、淳熙辛丑閏月晦日、唐季度題。

右一本三跋、藏俞松家。

蘭亭禊飲、敍草、號右軍法書第一、真墨入昭陵、虞褚輩所臨、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數百年、鈎楊既多、真贋博雜、濃輒過肥、纖或病瘦、偏勁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無復見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於老書生云、清獻趙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本、果勝不誣、遂以壓卷、魯直嘗跋蘭亭有云、摹寫或失真、肥瘦亦自成妍、要各以心會其妙處、因題所集曰蘭亭會妙、紹興辛巳元夕後一日、魯長卿書。

右藏魯子平家。

蘭亭爲書法之祖、南中模放幾數十本、終不若定武者之勝、今觀此軸、刻畫於使墨、皆有佳趣、決知其爲定武者也、然較之予所收者、墨色勻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當寶藏、蓋書法盡於此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至能跋。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習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泝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曾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敍而不錄。後世因以絲竹管弦爲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僞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邪。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爲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必大書。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必大題。唐太宗始得脩禊敍。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楊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繇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亡矣。皇諸孫臣善鑲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必大記其後。必大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敍。無慮數四。旣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敍。用蠶繭。

紙鼠鬚筆。逾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聖心畫。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爾。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臣周必大謹書。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於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閒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缺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剗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樓大防。跋王伯常本。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爲莫逆之友。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法書名畫亦略相埒。今有清閼堂帖。名字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棣近以伯父揚州所藏禊敍。問清閼爲誰。誦所聞以告之。樓大防。跋清閼居士本。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肖。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閒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尙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文。右選之有文者。樓大防。跋黃子耕本。

右二跋樓攻愧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俯仰之間已陳跡。至今此帖尙如新。

右楊誠齋題袁起巖本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何水清者見而識之收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爲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開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所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

定武蘭亭敍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智永所模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斷字差瘦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北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與牡丹賦併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右北平榮芑題

右榮次新二跋桑澤卿考中已載其閒三斷石本今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蘭亭皆以定武爲貴其實有三各不同始慶歷中宋景文爲帥得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豐中薛居正爲帥惡摹打聲乃刻別本置譙樓未幾其子紹彭又別刻易元石歸長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摹盡善三本皆出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父子所刊者則謂之定武本可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龜置宣和殿靖康時岐陽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人所在摹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剝損取況之說紛紛不一皆未足爲證多取他本較出自然萬萬不侔余亦嘗以後凡所見參攷兼見

楊槃齋所藏薛道祖籤題本。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爲定武者無疑。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玉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敍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閒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敵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稱。視其筆意。右軍清真氣韻。冠映一代。猶可想見。今觀此帖。寧不信然。己未中冬。武夷詹體仁。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禊敍。文采粲日星。選文乃見遺。至今恨昭明。字畫最得意。自言勝平生。七傳至永師。襲藏過金籀。辨才尤祕重。名已徹天庭。屢詔不宥獻。託言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譎詭盡萬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敕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以鑄瑤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局。耶律殘石晉。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氈裹載輜輶。帝犯旣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者。龔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閒。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遠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靚喜失驚。

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苦無稱。
贗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藝與撫。砢砢近璜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效筆精。
響榻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繇望羣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
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繼。悵望冥鴻征。攻愧題汪季路本。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誰能有感斯文。

定本爲世界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向來不直一錢。攻愧題袁起巖本。

東遊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不知處。閒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絕難遇。曾經
耶律旣襄去。至今邊塞猶知慕。時將一二餽北使。持歸往往快先覩。未知玉石真在否。要比江南終近古。
他日縛取呼韓作編戶。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論數。攻愧題羅春伯本。

余三爲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世好古。所藏定本略與季路者相似。披玩不已。欣然爲題其後。四

明樓鑰

慶元戊午。詹阜民子南。趙師夏致道。與武子以是日脩故事於此地。武子出示同觀。相望八百四十有六
年矣。懷想風流。爲之慨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麤。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
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不宥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

重九日笠澤陸游書。

莆人陳謙正仲借觀於越上齋宮。是本真定武二三百年前本也。宜珍藏之。嘉泰元年八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豐曾喚茂昭觀於越之棣華堂。

常叔度徐淵子同觀於西湖張園。壬戌四月廿四日。是日微風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鼎、趙汝謫、朱元紘、滕成別、盱眙施武子、於虎丘同觀書畫。武子弟寅宏。

往見定武蘭亭後有畢少董所題。與此正同。真奇物也。甲子七月二十有三日。關中張嗣古敏則。

曩年沈揆虞卿蓄蘭亭敍刻凡百餘本。予嘗見之。要各有所長。而以定武刻爲冠。予聞沈何以別其爲定武本。沈以斲損湍流帶右天字爲驗。今觀王順伯跋云。未斲損前本尤可貴重。則是沈之前說尙未盡也。以是知見聞不可不博。開禧丁卯正月望。題倪正甫。

李真真德秀任希夷同觀。嘉定癸酉中冬二十五日。玻璃泉上題。

定武禊敍有三。曰肥、曰瘦、曰五字。指本。予皆舊藏焉。今又得此肥本於施武子。因以識之。嘉定戊寅重九日。古汴向水若冰甫。

右不損本。自王順伯而下十五跋。藏俞松家。

鄱陽洪景盧。梁溪尤延之。

東平范東叔。括蒼梁昭遠。

三山黃蘇卿。丹丘謝子長。

延平鄧千里。長樂黃邕父。

雪川倪正甫。

淳熙丁未夏孟六日、觀於羣玉亭。祕書省印。

括蒼王誠之將命出使三館之士餞於史退傅北園。構李沈虞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凡十四人。鄱陽

洪景盧邁。

錫山尤袤延之。三山高子雲疊。

無諸黃倫彝卿。山陰莫叔光仲謙。

蜀范仲藝東卿。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鄧駟千里。濟陽李獻獻之。

長樂黃唐邕父。渠江王叔簡敬父。

吳興倪思正甫。臨江羅點春伯。

右一本兩經題名、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脩程萬里、犯暑

馳驅而歸。橐有此，亦可喜也。後三年來守吳門，遂以頃歲所得別本裝爲一卷。北望故都，回思經行之地，撫卷慨然。因書於卷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題。

右蘭亭修禊，敍劉餗嘉話云：蘭亭敍，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卽煬帝也。僧智果借楊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正觀中，楊十本賜近臣。世言遺蕭翼詭計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撫刻本極多，而獨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慶曆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廼埋石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帥，攜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竊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於定武舊本，劔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別刻本劔去此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未劔去之前摹拓者，尤可愛重也。延之平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檇李沈揆題。

右二本沈虞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本是也。揆爲太學正時，同舍生章解爲余得之，其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撫卷感慨，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興癸丑正月十日，書於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唐硬黃紙雙鉤蘭亭敍字皆率意爲之。咸有褚法。必馮承素之流所榻寫本。無復可疑。此書當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也。昔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毅論天下正書第一。蘭亭敍行書第一也。纔有半書印。乃米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之家印。卽吳越錢氏印。及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已經名公鉅卿賞鑒矣。乾道二年中元前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升之因手裝於行在祥符寺。張堯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爲訓。不可復加。然精蘊真僞。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初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迺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敍草爲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敍真蹤又有可疑如此。自庾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榻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攷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摺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贊藏北去。遺是石於殺虎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刊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思差劣。識者謂之贗本。時人鮮克致誓。而墨本茲焉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敲刷過多。駸駸剝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別鑄。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摹而戶刻之。無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駸乎無以議爲。而精緻者得其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爲疑。又將如

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管秋毫、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恕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閒爲博士日、得是本於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爲子孫矜式、淳熙中鬪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爲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爲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畹數十本、何啻蠟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砥礪、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爲王承規舊本也。因驗諸易、得卦之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蓋始焉同於槐堂、而中也異於鬪析、初九曰、悔亡、勿追自復、蓋幾爲鬻碑負之而走、幸終歸於我、上九乃曰、羣疑亡也、蓋家傳之可信、而絕無前所謂數者之疑、吁、合極而睽、睽極而合、至理所存、非偶然者、謹薰沐裝軸、永爲青氈之藏、抑當思其信以守器之誼、則其傳斯無忝爾、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齋誌。

右二本二跋、鄭雙槐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予挈故書入山陰、結廬茂林脩竹閒、訪問王謝諸人遺蹟、但見壑流巖秀、雲物興蔚而已。旣而於屋東得鄰土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閒、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字、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攜博議見過、予驚且歎曰、此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召爲侍中尙書、皆不拜、又擢護軍將軍仍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尙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閒、其識宇度量、似非江左諸傳所可及。天若有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

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不復云。獨愛我澤卿續燈詩書之系。官旨大雅之傳。凡所考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略。苞舉藝文。編該細素。殫極丘墳之意。因以此敘博議。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

右藏楊叔憲家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禊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右軍之字勢雄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永以爲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廙。又衛夫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有荀與字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張芝草草帖。皇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廙上表二首。其筆高絕。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長倩。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於此。故蘭亭不見稱於晉。而至隋唐始顯爾。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

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刻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留具眼。可爾。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乃知當時真贋混殺久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甫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尙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月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爲先君道定武脩禊。刻頗詳。薛之伯祖師政嘗帥定。謂初得此刻於定之殺虎林。後置郡廨。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覓者。蓋先後已二刻。居亡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虎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刻二本爾。政非舊物也。然好事稽究源流次第。真贋各據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剽本之說。謂薛所得殺虎林本。欲以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剽一二筆。私以爲記。又有取況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者。薛蓋其家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刊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剽本取況之說爲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益未敢信是。夫以右軍平生得

意書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較計毫釐疑似之間。予自此更當訪佳本以求正於順伯。袁起巖題王順伯少卿本。

頃歲有薛氏子爲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略同。去春予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亦紛異。然物之珍謬雖相去毫釐。吾人一具眼目。少加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藏。一見知爲至寶物也。以肥瘦別定本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留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旁。石紋自然皴動。如輕烟籠染。杖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紋。此尤不可僞爲。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卻未深信肥本。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裏博雅。定武古本偶未得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頡頏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袁起巖題汪季路太博本。

富沙袁說友敬誦蘇富諸鉅公題跋。注想典刑。如生乎其時也。輒冒不韙書歲月於下方。袁起巖題唐人臨本。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脩禊羣賢集。含毫欲下意已先。媚日暄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說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看。流落人閒天上得。天高地遠闕不示。僅許一二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玉骨。識真之士已絕少。真者一去歎難覓。紛紛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慕真蹟。蕭郎裏去明真贗。定

武傳來方甲乙。如丁如爪辨形似。不豐不露分肥瘠。人亡無復見風流。謾費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貌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飢欲食。牙籤軸不止三萬。集古已多千卷帙。有時瞥眼道旁見。倒屣迎之如不及。平生著意右軍處。竝蓄兼收一何力。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渾一點。明月一輪雲半入。是中元不礙真趣。氣象典刑尤歷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政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羣厚其嗜。門戶弗強才僅立。幾年冥搜政無那。剩欲流涎分半席。閱公善本三四五。不覺長歌書卷側。羲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牋。安得斯人寫金石。

右三跋一詩。袁起巖題。內所題王順伯詩本。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題是書。是知真本已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金玉而委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復流落於人間。我宋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爲十卷。俾模傳之。特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是也。獨蘭亭真本亡矣。自唐以來傳本雖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模傳。失真彌甚。而皆不同。閒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光朝頃得之於表兄羅山宰王敬子。蓋其奉使北庭歸。以爲贈。藏之踰三十年矣。嘗以諸本校其優劣。獨此爲冠。今所謂定武本者是也。故特寶之以爲楷式。因知傳刻者尙爾造妙。想其真蹟宜如何哉。嘉定十六年歲在癸未六月望日。樂靜居士永城劉光朝明遠跋。

右藏俞松家。

禊帖趨唐。乃有湯普徹趙模韓道政馮承素楊本。皆不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惟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

字雋奇特甚。今工部公所書。生氣凜凜。儼然魯公。柳莫及也。公在高宗臺閣。孝宗省曹。名節論議。蘇獻典刑。皆足以標準兩朝。儀刑諸老。而一本諸學。晚來東臺訪舊事。風流聲采猶被晉人士。清哉。孫踐世官拜遺像。清白雅亮。挺挺祖風。顧瞻棠陰遺越。以琰一香世世。如彼潛蘭。乃若哀上祖以來書。導自羲獻二十八人。直可陋視方慶。嘉定十二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疎寮題隄工部樗所寫禊敍

之茂爲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常見几閒卷舒。蘭亭會妙。喜動顏色。抱之茂於膝上指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禊敍草也。筆意精妙。於時寶之。劉餗蘭亭嘉話云。蘭亭敍自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隋平陳或以獻諸晉王。卽煬帝也。僧智果借榻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正觀中楊十本賜近臣。世言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之亂。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閒。世所傳模刻本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爲貴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歷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迺埋石土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攜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剗去湍流帶右天五字。又云。剗去者別本也。今此數刻字皆全。又云。此皆未剗去之前模本也。傳刻旣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真蹟已千百年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會妙。

之茂痛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覺感愴墮淚遂書於後。

右雪邨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參政以所被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昌所得長安崔氏本亦刻在浙東倉司。柳公權楷書禊敍改天朗爲天融不知何意。

右二說秀巖李先生筆記。

蘭亭續考卷二

魯氏此帖藏之百年而壽翁表出之非篤好何以至此。後山陰修禊之八百六十有九年。中冬月上朔日。

蜀人李心傳觀。淳祐初年、題晉雲林所藏本。

董承旨者名誠。劉信叔子壻也。劉氏世爲貴將。則此帖繇來可考矣。錢去五字。所傳亦不同。昔右軍既書。

此文甚自愛賞。更書之無能及者。則謂蘭亭不見稱於晉。恐未爲確論也。摩挲墨本尙爾。況其真蹟耶。淳

祐辛丑歲十有一月。庚子。哉生霜。越六日乙巳。秀巖老人李心傳題。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之季歲。予罷史職歸巖居。春三月。過禦溪。沈虞卿侍郎之孫提舉君以家藏禊帖似余求識其後。秋

九月。過梁溪。尤伯晦仲晦方里居。邀予與蔣良貴共飯。日加巳。已。速客。席開設大几。錦襪玉軸堆積其上。

余雅聞遂初圖書之富也。亟起觀之。則多元老鉅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拔其尤者。謂予各題數語。觴每行。

趣輒更一二軸。遲明飲散。予遽解舟。今不憶所題若干焉。亦不憶有無禊帖在其間也。淳祐初年小寒節。

前五日。俞壽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實沈貳卿於羣玉暨史園。兩嘗出似坐客者。而尤公遺墨在焉。其爲定

武真帖不疑矣。前後同觀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閒蓋有出處與隆替對者。自是右軍輩人物。書

翰其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於斯文。陵陽李心傳書。洪內相所題本。

俞壽翁寄似禊帖四。皆定本也。但筆蹟微有肥瘦之不同爾。聞諸前輩。謂此石將歸天上。好事者疊紙以

拓之紙在上者字微瘦、理宜爾也。此帖差瘦勁。余一見之、便覺與沈貳卿家本相類。視壽翁所評亦然。因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乙巳、研溪李心傳劉明達所題本。

此帖嘗經思陵賞識、無復可議。況後有驪珠三十六耶。思陵本數黃書。後以偽豫遣能黃書者爲閒。改從右軍。而紹興之初筆勢已如此。乃與戒石銘字體頓異。殆天縱也。鄭謚寺人中之麤能詩者。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屬韃之除。復以其交通士大夫而止。蓋畏公議如此。後百有十年、承議郎臣俞松以示前史官臣李心傳。因憶傳舊聞、龔識其後。高皇賜鄭謀本。

此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時也。或謂當作老僧蒼皇頽印、口呿而不能合之狀。迺爲真失蘭亭爾。昔政和畫學、以午陰多處聽潺湲命題。衆皆作清流激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後納卷者、獨爲藤蔓膠轄、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於崩崖亂石之間。上攬之以爲真聽潺湲者。遂除畫學錄。然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泥其蹟。毋亦對談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試評之。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午、霽濱病叟書。江南蕭翼取蘭亭圖。

余嘗評壽翁四禩帖、以瘦本爲勝。後見周益公之說亦然。壽翁復以二帖示余、亦瘦本也。沂公作相時、定武石似未刻。豈其子孫所藏耶。淳祐壬寅歲雨水節、霽濱病叟李心傳書。范文正公所藏本。

余既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反復觀之、真善本也。以集古錄考之、當嘉祐中、定武民間石刻已出。但未入公廨爾。然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弟嗣昌獻諸朝。今觀嗣昌大觀初題識、乃以

爲得長安崔氏所藏真蹟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薛本幸存於靖康北狩之日。而復逸於建炎南渡之時。自是絕跡矣。今壽翁訪求至十數帖而未已。其殆有蘭亭癖耶。心傳嗣書。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錄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纔居一爾。而沈陳二跋咸稱焉。或疑其有一誤。然沂公家自有石。則摹傳宜不止此。但渡江之後。所存絕少。滋爲可愛爾。虞卿鑒賞甚精。茲壽翁所以爲據也。歐公錄沂而舍定。政謂其纖毫無異。不必竝列爾。非有所輕重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觀。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信美矣。唯室以爲王沂公家本。蓋有所授。第併指定武石刻。則似未深考耳。歐陽公旣敍沂本。而繼之云。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故不復錄。然則二本皆佳也。奚必以定本爲貴哉。唯室紹興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客談一編。今又見其三詩。風流可想矣。淳祐壬寅歲季春之四日。警溪病叟書。王沂公本。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垂針蟹爪之體。各具真宸筆也。但摹刻者視真蹟爲稍腴耳。嘗聞普安恩平宗藩竝立之時。上各賜以所臨蘭亭。而批其後云。依此進五百本。其後重華書七百本上之。而恩平訖無所進。蓋勳怠之分。天命之所以去留也。書帖云乎哉。淳祐二年修禊日。承議郎臣松以真蹟示。臣心傳襲題其後。高皇御書臨寫本。

壽翁以三禊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印。蓋曾威愍家所藏也。威愍建炎初帥京東。死國難。余聞定刻以瘦本爲貴。而此首帖特秀潤。昔歐陽文忠公評李陽冰忘歸臺等諸碑。謂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

處欲合。故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乃真蹟也。然則此帖殆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先後。故潤瘦不同耶。反復視之。滋為可愛。其他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北至日。秀巖李心傳審定。曾公序所藏賜本、公序為京東帥之死難也、博

士錢案謚曰剛愎、執政嫌之。乃改曰威。

論漢魏以後法書。東晉為第一。就晉人論之。右軍又為第一。右軍遺墨流傳至國初者。尚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為士大夫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餘。而此最後出。蓋曾魯公家故物也。定本始見集古錄中。後六十年。乃歸御府。魯公所藏。豈其居揆席時。與歐陽公俱得之耶。或謂右軍風流人物。與謝太傅自是輩流。不應專以筆札之工為貴。余謂有如此人作如此字。乃所以為第一。宜壽翁之寶藏而無

敦矣。淳祐橫艾攝提格。臯月幾望。雪濱病叟李心傳書。曾魯公所藏本。

定刻得薛氏父子而顯。觀道祖臨帖。殊可賞愛。豈心誠求之之故。蘭亭自入渠筆端耶。如未能然。匠意經營。終不近爾。帖藏卞山已久。今乃入於禦溪。歐陽公謂物常聚於所好者是也。淳祐二年孟秋九日。雪濱

病叟李心傳題。薛脩撰道祖臨寫本。

此榮氏賜本。真定刻也。但次新謂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得此石。留於公帑。則小誤。景文鎮中山。在皇祐中。墓碑可考。建炎初。宗元帥守汴都。得此刻。致之維揚。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余嘗讀洪丞相隸釋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但以書之工拙為斷。此帖既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壽翁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八月端午。雪濱病叟李心傳書。榮次新所賜本。

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閒爲第一。所藏諸禊帖。尤遂初極稱之。袁起巖所賦。茲其一也。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壽翁試評之。淳祐壬寅歲秋八月。哉生明。霽濱病叟李心傳書。
袁起巖賦長篇、題王順伯所藏本。

壽翁以此軸示余。石旣中斷。故缺十六字。字亦瘦勁。榮次新所謂第三本也。康生朔南徧歷。至乾道閒尙存此帖。未知何時歸卞山。今又易主。蓋余行四方所未見者。滋爲可貴也。淳祐次年龍集攝提格。旻天中

月皇極之日。霽濱病叟題。
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

王右丞所畫蘭亭圖。祜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於後。逮今百三十三年矣。爰自火龍騎日以來。天上圖書。散落人間。不知其幾。其至江左者。僅毫芒耳。臣松得之以示。臣龔攬流涕。記中數字。殆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可也。王圖已經睿鑒。故不復論。淳祐三年白露節日。前史官臣李心傳謹記。
徽皇御題王維蘭亭圖。又御書何延之記。

祕府藏祜陵書百餘軸。臣三入承明。備見之矣。大抵政宣閒所賜臣下親筆也。紹興日歷載高廟聖語云。近有進先帝御札者。宸翰小醜。皆人僞爲之。時渡江未久也。而贗本已出矣。何耶。淳祐癸卯二月。幾望。臣松以帖示臣龔。攬再三。筆勢似與祕府所藏稍異。因憶蔡條史補。政和初。宰臣言。近降御筆。有不類上書者。上曰。比得一工製筆。其管如玉。而鋒長幾二寸。是以用之作字軟美。乃知崇觀政宣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閒所作也。帖中領悟倦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釐正。蓋自來臨摹之本如此。惟麗字特有所

避。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官臣李心傳醜書。徽皇御書臨寫絹本。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間有松所藏本與他人所藏者合爲一卷。後一卷皆松所藏。嘗經秀巖李先生品題。命工鈔版以貽同志。淳祐甲辰中秋日書於景歐堂。

余先得蘭亭考十三卷錄之久矣。今得續考二卷。係宋刻大字本。與前本不同。今照前書式寫過。合不相失。幸矣。嘉靖庚寅安。

正德閒吳人柳大中僉嘗藏書萬卷。特以鈔本鬻於嗜古者。此冊亦出諸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楊之。又有桑澤卿蘭亭考十二卷。藏於家。今大中亡矣。所藏皆散去。余偶得之華少岳。忽病瘖不能執筆。乃命病兒手榻以供老境清玩。復綴數語末簡云。

嘉靖乙卯杪秋廿二日句吳茶夢散人姚咨時年六十有一。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攷亭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八一七

符

頓



3
4
1598